

反叛自卑曾見蟲多過見人 聽障男獲師友鼓勵做社工 聽不見但知你心 受過苦更懂幫人

聆聽有需要群體的心聲，是社工主要工作之一，但有時聽不見，反而可以更了解對方內心，有助提供更適切建議支援。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融合教育及資源中心註冊社工陳錦堂（阿堂）天生雙耳嚴重聽障，成長路上飽受自卑心魔纏身，學業欠佳又因反叛貪玩偷遊遊戲機被警司警誡，幾乎認定自己只能從事「與世隔絕」的滅蟲工作。幸得身邊好友和班主任不離不棄，助他活出「第二人生」，重回校園取得學士學位，更是如願成為社工，致力幫助與他有相似經歷的聽障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聽障社工阿堂致力幫助與他有相似經歷的同路人。圖為阿堂示範「照顧」的手語。



◆阿堂會透過分享自身經歷、教授手語、與聽障人士溝通的方法，幫助學生認識聽障，同時協助聽障學生融入主流學校。受訪者提供

阿堂雙耳均有嚴重的聽力損失障礙，但僅右耳佩戴了助聽器，背後原因不無辛酸，「我自小好怕被人望，感覺壓力很大，即使左右耳都需要戴，但我堅持不從，長期只用右耳聽人講話。」在疏於鍛煉下，他的左耳情況轉差，如今想補救已太遲，「即使再戴亦幫助不大了……」

留長髮遮助聽器 曾自怨自艾

中學時代，阿堂獲學校通融留了一頭「鄭伊健式」長髮，以遮掩右耳的助聽器，「我很感激學校提供彈性，但留長髮卻被一些同學取笑，到頭來反而放大了我的自卑感。甚至有段時間會怪責家人，為何全家只有我一人是聽障，是『被選中的不幸孩子』……」

在學業和操行方面，阿堂表現難如人意。他坦言，自己當時「貪玩、反叛，根本無心向學，一心只想盡快畢業，搵工賺錢買遊戲機玩」，加上受聽障影響，沒有字幕機之類科技幫助學習，最終中學會考只得兩分。

在學期間，他甚至因一時貪玩偷同學遊戲機，結果被揭發，要接受警司警誡，「當時我是『唔熟唔食』，專偷身邊好友的東西，但並非為錢，更多是源於反叛、自我形象，以及希望得到別人的注意吧……」

成長路不順遂，畢業後因家中經濟壓力，阿堂只得立馬投身工作，但到便利店打工短短三日，就因為犯錯而離職，「幫客人增值，對方給50元，我卻按了500元，事後一點數就知道是我的失誤。」

自此，他認定自己並不適合「對人」的工作，經家人介紹投身滅蟲行業，一做便是四年，「這份工作好處是對着蛇蟲鼠蟻，加上是夜班，甚少需要見人。」

滅蟲「與世隔絕」重新審視自己

然而，阿堂內心並不喜歡，「愈做愈唔開心，不希望未來十年廿年就這樣過，於是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發掘志向。」在最迷惘時，他與一直支持自己的中學班主任

傾訴，「他說：『正因你有這些經歷，會否嘗試去幫助一下同路人呢？』受其啟發，我找上了聾福會，讓我進一步認識社工這個行業。」最終，他鼓起勇氣重返校園。

苦學完成學士學位解心結

阿堂自此重新出發，從毅進課程起逐級而上，歷時五年完成高級文憑和學士學位，更逐步為自己拆解心結，「以往我經常會把挫折歸咎於聽障；成績差是由於聽力不好；識唔到女仔亦是因為我的耳朵，沒有其他原因。」

在當上輔導別人的社工後，他決心以身作則，盡力克服心魔，「不過知易行難，現在你問我是否完全克服到？坦白說並不是。有時照鏡望見自己戴助聽器，心裏多少仍有點落差……」因此，他在開導學生時，會特別分享說，有時人未必需要坦然接受自身的缺憾，聽障既已是人生一部分，與其勉強，倒不如一起另外找些方法，嘗試令自己開心點。

阿堂特別感激身邊好友和班主任的支持，「被我偷過遊戲機的同學，事後都肯原諒我、理解我，成為多年好友，時至今日他們仍是我的強大支援。」啟發他成為社工的班主任就更是居功至偉，「在班上關顧我；在我接受警司警誡時，盡力為我求情；因此在我畢業後最迷惘時，第一時間想到找他，就是因為我知道，對方願意聆聽我的說話。」

走訪逾百校分享經歷教手語

在別人身上獲得關愛，阿堂如今以社工身份，將這份關愛傳承下去，「正如我在困難時會想起班主任；我不會看輕每次與人聊天，即使當下對方覺得不重要，也許某日『叮』一聲會想起我，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那會在何時發生，只得盡力而為。」

在成為社工的三年間，阿堂已走訪逾百間學校，致力推廣融合教育，包括分享自身經歷、教授手語、與聽障人士溝通的方法，幫助學生認識聽障，同時協助聽障學生融入主流學校。

特稿

總結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阿堂分析，聽障學生普遍會有「自我形象」、「生涯規劃」、「自我限制」三大困難。其中「自我形象」正是困擾阿堂多年的一大問題，而嫌棄佩戴助聽器的聽障生，亦絕非只有他一人。

「我遇過有學生小學階段有佩戴，但一升上中學就不願意了，原因正是注重個人形象，忌諱別人的目光。」作為一名「過來人」，阿堂認為聽障生想要融入主流教育，首先應當接受自己，坦誠與人相處。

他解釋，聽障其實是一種「看不見的障礙」，「假如不去跟對方聊天，又或對方留了長髮掩蓋耳朵，其實很難察覺。」若對方不佩戴助聽器，自然就難識別。

他分享自己到學校講座的經驗，表示自己往往會使用以下「套路」，「一開始我會佩戴比較細、一般人難以發現的助聽器，學生們十之八九都不會知道我有聽障，直到最後我才『揭盅』。」此舉令同學們切身了解聽障人士容易被忽視的問題。

換個角度說，假如聽障生堅拒佩戴助聽器，「這樣只會更容易與其他同學產生誤會，於是令自己更加深印象：『因為我聽唔到，同學才不願意跟我相處』，漸漸或會形成惡性循環。」因此，他希望讓聽障生明白，助聽器是幫助自己擴闊無限可能性的工具，寄語同學切勿「戴都唔戴」，轉換心態才能真正幫到自己。

盼讀醫醫壺 又恐聽漏害死人

在「生涯規劃」和「自我限制」方面，阿堂分享自己遇

克服三大困難 突破自我限制



◆手語教具。香港文匯報記者 北山彥攝

過一名聽障中四學生，他希望成為醫護人員，卻擔心在醫護過程中自己一旦聽漏會「搞出人命」而不敢追尋夢想，「當然醫護是很需要溝通的行業，但現在科技進步，有不同方法幫助我們，先不要扼殺自己的可能性！」

阿堂強調，雖然嘗試後也有可能做不到，「但假如單純因『想像』中的限制而不敢踏出第一步，是特別可惜的事。」為此，他鼓勵同學先認識醫護行業的各個崗位、工作和入職要求，又陪同對方參加醫護人員講座，助其解答心中疑慮。

他鼓勵聽障生應要突破想像，勇於嘗試接觸不同事物。「科技不斷進步，現在有些眼鏡，別人說話時鏡片可以直接顯示字幕，我甚至聽過有些刺激聽覺神經的手術出現，幫助人恢復聽覺。」因此，他強調千萬不要因為當下的障礙，就限制了自我發展，「要用好我們當下的能力，發展最好的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破除誤解：聽障者不一定是讀唇高手

特寫

一般人應如何與聽障人士有效溝通？阿堂笑言，遇過不少人誤解，例如以為「半聾人士佩戴助聽器就能聽見所有聲音」、「聽障人士都是讀唇高手，老遠望一眼就知道對方在說什麼」等等。

在釐清這些後下一步就可學習一些溝通小技巧，「如果對方聽不清楚，可以講大聲點、講慢一點；如果聽不到，可以再重複一次。如果聽不明，可以嘗試換些字眼再問一次，以便對方理解。」阿堂補充，假如學生想跟身邊的聽障同學談話，建議可先輕拍對方一下，「否則你說完，但原來對方根本意識不到你在說話，就有機會發生『啊，你

咁寸不理人』的不必要誤會。」

話雖如此，阿堂認為，現在社會對聽障的認識已經多了不少，「多得電影和電視劇，儘管當中有不少美化成分，但也是引起社會關注的第一步。」共融的真正難處，在於持續的體諒與包容，「你可以遷就我一次、兩次，但若你的同學或同事，成日都聽不到你說話，總會『佛都有火』吧。」

體諒與包容必須建基於對聽障的全面理解，阿堂期望大家在心有餘力的時候，多向有需要人士釋出善意，展現笑容，這會成為別人心中很大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港大改革醫科臨床培訓 增癌症醫學專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為與時並進、回應社會對醫療人才需求及更好對未來醫生的培訓，香港大學醫學院即將在2024/2025學年於醫科生四年級起推行「內外全科醫學士140課程」，即就四年級至六年級的醫科臨床培訓改革，讓學生對不同專科有更連貫和集中的學習。新課程會把以往較為分散的癌症教學革新為八星期的「癌症醫學專修」，訓練學生以跨學科合作方式更全面認知癌症及作系統性處理，同時將助理實習醫生培訓的專科，由現時只有內科增加至共七個專科。



◆李珮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攝

推48周「基礎見習培訓」

港大醫學院助理院長（本科教育—醫科）、臨床醫學學院兒童及青少年學系臨床教授李珮華昨日介紹，下學年港大醫科四年級起的新課程安排，包括於四、五年級推行48星期「基礎見習培訓」，着重讓學生認識醫學與醫健原則。課程分科由以往於內科、外科和包括兒科及婦產科等生命週期專科間進行輪轉學習，改為各自有16星期集中學習。她表示，有關新安排考慮了師生意見，能讓學生更加專心、集中及具連貫性地接受每個

專科的培訓，獲得更好的學習體驗。

在新安排下，16星期生命週期專科的學習中，有八星期會進行癌症醫學專修，集中學習應對如肝癌、乳癌及直腸癌等本港主要「癌症殺手」，「這是為了回應社會對癌症治療的關注和需求，以及凸顯治療癌症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李珮華強調，與以往偏向單科治療不同，醫科生在這八星期會學習如何整合內科、外科、腫瘤科、放射科甚至護理學等不同專科，透過跨學科方式與不同專科以至護士團隊合作，以「從病人出發」角度對癌症有更全面認識，從而學習如何作出系統性處理。

同時，港大醫學院還將與醫管局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合作，於2026年1月開始，醫科生將在五、六年級的「助理實習醫生培訓」階段，實習範圍由以往只限於內科，擴展至外科、骨科、婦科、兒科、急症科及精神科共七個專科，每個分科將實習七星期。

李珮華補充，學生在實習期的角色會更主動，包括參與撰寫病歷、為病人作身體檢查並向顧問醫生報告情況等，增強實踐經驗，讓他們將來執業時可更得心應手。

粉嶺高球場覆核案 哥球會指環保署未妥當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政府去年9月接收粉嶺高球場部分用地建屋，香港哥爾夫球會2023年7月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法庭推翻環保署批准報告的決定，獲高院批准暫緩執行環評程序。該司法覆核昨日在高等法院展開聆訊。球會一方陳詞，質疑在環境諮詢委員會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補交資料後，環保署沒有再進行公眾諮詢就批准環評報告，令公眾未能全面參與諮詢，未符合法定要求。

司法覆核申請人為香港哥爾夫球會，由資深大律師余若海代表。申請方陳詞指，環保署署長在沒有就環評報告的補充資料諮詢公眾意見就批准環評報告，涉及程序不公，又表示環評報告須為計劃項目齊集所有必要元素，行政效率只是其中一個目標，並非首要，不可因此忽視公眾參與。

申請方強調，雖然計劃項目不應延誤，但程序公正更形重要，法庭應判斷署方決定是否有效時須考慮整體程序公正，不應破壞程序公正。

申請方指，球會在諮詢期過後曾提交專家報告，提供了新數據，但環保署沒考慮球會提供的資料就批准環評報告，做法不公、不合理，而一個合理的決策者在進行一項重大的發展計劃時，不應僅因為諮詢期過去，就無視這些重大的新資料。

申請方提到，根據土拓署在2017年的報告，高球場有80棵符合要求的古樹名木和3,000棵潛在的古樹名木，即署方不可能不知情，卻在環評報告完全忽視了這批古樹名木，只表示高球場「沒有已登記的老樹」，質疑土拓署無視環評報告與實際情況的資訊差異。